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6 1941

T9299/8125(5)

學海君道部世系類

帝王曆系門六

三代篇二

殷世章

帝王曆系門七

三代篇三

周世章

帝王曆系門八

三代篇四

周世章二

學海君道部卷之六

世系類

帝王曆系 六

三代篇 二

殷世章

殷之先曰契高辛氏之子也子姓

詩商頌玄鳥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毛傳玄鳥鸛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

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媒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

而生焉芒芒大也

鄭箋降下也天使鸛下而生商者謂鸛遺卵娥氏之女簡狄吞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曰以廣大茫茫然

孔疏毛氏不信纖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媒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玄鳥降則日有祀郊媒之禮也大戴禮帝系篇說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云有娥氏女簡狄則契爲高辛之子簡狄高辛之妃而云玄鳥至生商則是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天之生契將令王有天下故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玄鳥之來氣候之常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月令季春戴勝降於桑是時猶在桑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史記及諸緯侯言吞鵲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易傳也

集註春風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娥氏之女簡狄祈於郊禘鵲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商遂爲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

豐城朱氏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推契之生固本於天命也古帝命武湯原湯之興亦本於天命也宅殷土茫茫言契受天命而有一國也正域彼四方言湯受命而有天下也詩人於契與湯並致其尊美也

商頌長發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幘旣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

毛傳有娥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

鄭箋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娥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

帝五曆系 卷六
狄吞虬遺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

孔疏正義曰鄭以下云玄王故以黑帝言之商是水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汁光紀也且以下云玄王故以黑帝言之以有娥是簡狄國名不得爲簡狄長大故以爲其國始廣大也有娥氏國之大小非復商家之事而言及之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見簡狄爲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摯辛也

集註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爲中國之境而幅幘廣大之時有娥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爲舜司徒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

豐城朱氏曰有商受命之祥雖在於濬哲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之基實定於有娥生商之日必言有娥者以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有娥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后稷及有邰也

史記殷本紀曰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索隱曰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有娥氏女與宗婦三人浴於川則非帝嚳次妃明也

呂覽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飲食必鼓帝令燕視之鳴謚謚謚二女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須臾燕遺二卵北飛二女作歌曰燕燕往飛實始爲北音

書中侯契握曰玄鳥翔水遺卵流娥簡吞之生契封商

淮南修務曰契生於卵

高註曰簡狄吞燕卵而生契悞背而出

拾遺記曰商之始有神女簡狄遊於扶桑見黑鳥遺卵於地有五
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紵夜夢神母謂之曰
爾懷此卵卽生聖子以繼聖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
而生契叶卵之文也

此論益怪可惡
存之以見其妄

史記三代世表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
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褚先生曰不
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
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
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堯知稷契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
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
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

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玄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
誤吞之卽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
大也詩人美而頌曰殷土茫茫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
也文王之先爲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
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羊
牛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
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
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
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爲子氏爲有湯也命后稷爲姬氏爲
有文王也太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天命難言
非聖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治天

下德澤深後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爲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人不
知以爲汜從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無故而起王天下
乎其有天命然黃帝後世何王天下之久遠耶曰天下之君王爲
萬夫之黔首請贖民之命者帝有福萬世黃帝是也五政明則脩
禮義因天時舉兵征代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黃帝後世也至
今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朝降輸獻於漢非以其先之有德澤流
後世耶行道德豈可以忽乎哉

蘓洵譽妃論曰史記載帝譽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
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
踐之因生稷爲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祖之所以生者神奇妖
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其社
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爲
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
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迹隱然在地
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
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嫄爲淫佚無法度之甚者帝譽之妃稷契之
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鴛鳥降而生商厥初
生民時惟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
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
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鴛鳥降爲祀郊禘之侯履帝武爲從高辛之
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
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

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聚
至周而發之化爲龜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嫄而踐
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
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
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
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
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羅頴爾雅翼曰玄鳥以春分來而秋分去其來主爲孚乳蕃滋故
古者以其至之日祀高媒以爲子契因是而生故詩曰天命玄鳥
降而生商或曰簡翟吞乙卯而生契故契號玄王賜姓子氏成
湯紹其後而字天乙後代以子加乙爲孔子乙至得子則名嘉而
字孔子又人及鳥生子謂之乳亦從乙從孚荆楚之俗燕始來帝
有人室者以雙箸擲之令人有子皆燕爲生子之驗然稱簡翟之
吞卵似乎不然予按帝少昊以玄鳥爲司分之官或者簡翟之家
有娥氏之先在少昊時嘗爲之殷人尊其先故曰降契以玄鳥氏
之出故宅土芒芒廣大如春秋傳所謂爽鳩氏始有齊地云耳何
必吞玄乙卯而後爲命玄鳥也哉

路史註曰簡狄一作東翟卽簡易也干寶作索倏繆書中侯云玄
鳥翔水遺卵娥簡易拾吞生契封商後萌水易注云易疑浴娥簡
在水中易而吞卵生契後人當天應嘉乃以水易爲湯呂春秋娥
氏二佚女好爲九成之臺飲食必鼓帝女燕視之二女爭搏之遺
卵北飛云云故史有行浴遺卵之說列女傳曰姊妹浴於玄丘之

水今浚儀清丘一曰玄丘寰宇記簡翟浴於晉丘云卽此水然湯自從易音羊不從易也燕特男子之祥感遇生子非必吞卵歷代遂於媒壇立卵石故東晉議媒壇有石以爲吞卵之象經無文乞除之張掖記又謂所感在縣界雞頭山之黑水云簡翟所浴重丘之水也去營都遠矣佚閑美也與扶同織緯之言亦繆矣如言五帝三王皆有感而生然非感於郊則遇於野甚者越在夷獠之鄉若數千里之外豈皇王之后妃而率彼曠野又其所敘之迹皆有似淫奔之事斯所以爲難信歟

羅氏論曰天下之屬者不必異而異者不必同聖人之於人苟可以傳者不求同而矜異也堯契弃之爲譽子明矣而諸儒皆疑之以爲契弃旣皆堯弟堯在位百年則皆百歲餘矣豈有堯在位如是之久有賢弟不能用至舜且未死方舉而用之乎仁人君子固未有遺其昆弟而爲國者是好異而求同之過也卽按內傳史克之言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時謂八元舜舉而用之杜預謂爲高辛之裔稷契之倫而張融孔穎達等以爲稷契皆在其中謂其聖遠信其言爲高辛之裔非高辛之子且信緯書之次謂譽傳十世堯及稷契皆不得爲譽子亦不得爲兄弟子觀堯之繼摯也契弃旣皆已用之矣傳稱堯以契爲司徒弃爲農師及得舜爲司徒然後以契爲司馬則堯非不用之也按褚生敘孔子語曰昔者堯命契爲子氏爲有湯也命稷爲姬氏爲有文王也堯曷嘗不用之哉特至舜始大任焉故太史公以爲堯皆舉用而未有分職傳記之說畧可見矣惟於書無聞爾夫書於堯最爲粗畧官司制度禮樂刑

賞咸無見焉在位百年所得而知者惟分命義和異錄試舜數事而已及舜受禪則復以契為司徒弃為后稷又其官任皆出申命則是因乎堯之舊者况復推用皆在歷試之年則因堯為政也甫刑云三后卹功茲正堯之所命然則稷契之仕堯朝端不疑矣或者又曰詩言簡翟惟言從帝詩美后稷惟稱姜嫄曾不及譽劉向敘列女傳履迹吞乙之事俱當堯代而傳記簡翟乃謂有娥之姝女則姜嫄果為帝譽後十世之妃吹求微類以疑其所自者是不然世本大戴之書言昔帝譽十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稷之後為周周人既上推后稷為譽子矣何所疑耶昔有娥氏有二女長曰東逝次曰庇東逝為譽次妃是為簡翟故屈原云簡翟在臺譽何宜乙鳥致貽女何喜又云高辛之靈盛弓遺乙鳥而致貽夫

古書之存者惟屈原莊周韓非管子山海經為可質其言簡翟未

嘗不及於譽何嘗有十世之說哉貽一作胙古胎貽亦通嬉錄漢

而來學者之談商頌鮮不謂是稷契無父而生先儒張夫子王逸

之流且猶惑之嚮非褚先生孰能知其神不能成須人而生也邪

夫以嫫瞿信在堯朝則亦信似無歸之子果為佛女抑何從禋配

於禘官哉彼其猜之多予故辨之細

鄱陽洪氏适曰毛公注生民詩姜嫄生后稷履帝武敏歆之句曰

從於高辛帝而見於天也玄鳥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曰春

分玄鳥降簡狄配高辛帝帝與之祈於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為天

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其說本自明白至鄭氏箋始云帝上帝也

敏拇也祀郊禘時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

處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遂有身後則生子又謂馭遺卵
簡狄吞之而生契其說本於史記謂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
之因生稷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吞之因生契此二端之怪妄先
賢辭而闕之多矣歐陽公謂稷契非高辛之子毛公於史記不取
履迹之怪而取其訛謬之世次按漢書毛公趙人爲河間獻王博
士然則在司馬子長之前數十年謂爲取史記世次亦不然蓋世
次之說皆出於世本故荒唐特甚其書今亡夫適野而見巨迹人
將走避之不暇豈復故欲踐履以求不可知之機祥飛鳥墮卵知
爲何物而遽取吞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爾而謂
古聖人之后妃爲之不待辨而明矣

金氏履祥曰史記自謂以頌次契之事然不得頌之意玄鳥之頌
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古人以玄鳥至之日祠於高禩以祈子
也簡狄以是日祈焉而孕故詩述其感生之祥史以行浴墮卵之
事附之幾於罔矣長發之頌禘祫之詩也推其祖之所自出者不
過敘禹敷土之時有娥外氏之盛而契始受封有國是開有商一
代之基亦未見其爲嚳子也豈以太史克有高辛氏才子之言傳
者有歎人禘嚳之說遂繫之嚳與然以頌次之則史傳之言爲不
可信矣其後十四世而湯有天下祖契始封之君追王玄王云
陸氏深曰商周之先有無端典禮若玄鳥閟宮之詩是已按姜嫄
帝嚳元妃簡狄爲次妃則稷契皆帝子也後人追隆之祀乃有取
於玄鳥巨人使稷契有母而無父謂之何哉

楊氏慎曰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娥浴於玄丘之水睇玄鳥啣卵

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蓐燕不
徙巢何得去啣即使啣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取而
吞之哉此蓋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
而爲之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簡吞取而吞之蓋馬遷好奇之
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
玄鳥者子之侯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簡狄
以玄鳥至之月請于有應詩人因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
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爲言
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時值始電或紅見之侯
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
曰黃帝生於虹帝俊之子生於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神申爲嶽神所生可乎
傳說爲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爲昴星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
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
碑言敏本柳星之後梁江總佞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
人皆知笑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
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以至日太牢祀高禘記其所福之時故言
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詩
傳信史記之訛耳

卮言曰諸書言玄鳥生商其說不一今括而論之燕遺卵之說見
於呂覽不謂簡狄之吞也吞馩卵之說見於緯書不謂帝嚳之妃
也史記旣以爲嚳妃又言浴水吞卵是以不足信而論衡索隱前

已闢其妄矣毛詩傳云玄鳥至之日祈於郊禘而生契蘇氏羅氏皆宗其說鄭箋則據史記而朱子集註兩從之楊用修謂詩傳信史記之誤當從古說為是然諸書互相發明亦有不可廢者路史黜緯書之說而信褚先生之言以為簡狄感乙致胎誠無害於義至云有娥氏佚女為帝嚳次妃則亦呂覽史記之據也按毛傳簡狄配高辛氏不言為嚳鄭箋又謂黑帝之子潛夫云少昊後裔簡狄竹書云簡狄高辛氏之世妃羅願亦云玄鳥氏或為少昊時官名是皆疑簡狄非嚳妃也今觀商頌云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審為嚳子商人豈有誦祖及於母家而反不及其所生哉禮云商人禘嚳詩序云長發大禘也而不一及嚳則嚳之世遠矣契果非嚳子簡狄果非嚳妃也簡狄既非嚳妃則感馭吞卵皆不必辨而諸儒之說皆合事理故金氏亦斷以契非嚳之子而為高辛氏之後也若乃玄鳥為生子之祥子姓加天乙之稱則願之辨於必為確帝堯時契為司徒封於商

詩長發二章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

毛傳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

鄭箋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為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皆能達其教令使其民循理不得踰越乃偏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

孔疏湯有天下而稱王契是湯之始祖亦以王契之尚書武城云昔先生后稷國語又云我先王不窟是為王之祖故通謂之

王非追號為王也

集註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生也王者追

尊之號桓武也

慶源輔氏曰契為司徒初不見有武之事然文武乃為君之德

既封為國君則是當有武德也撥即撥亂之撥乃武德之驗也

既有武德又能撥亂以為治則其所受之國隨其大小而無所

不宜又能循行禮法無所過越則其為下民之儀式者無所不

備矣宜乎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也

書舜典曰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孟子曰民之為道也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使契為司徒教以

人倫君臣有義父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

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左傳季文子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

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國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

史記殷紀曰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

命為司徒封

於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

書中侯握河矩曰堯曰嗟朕無德欲奉丕圖賜示二三子斯封稷

契皐陶賜姓號

又說契云賜姓子氏以顯朕躬

孝經援神契曰堯知天命賜契子氏知有湯

禮緯曰祖以玄鳥生子故賜姓子氏

孔氏書疏曰書云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左傳云舉八元使布五教

正謂舉契使布之也故鄭箋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也乃賜姓曰子而封之於商也史記稱帝舜封契於商者鄭以堯封之於商爲小國舜之末年益其土地爲大國是舜亦封之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褒賜羣臣賞爵有功稷契臯陶益土地蓋如周賜魯衛之屬越禮特賜不必止於百里而已故史記歸之舜也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爲一代之大號而服虔王肅則不然左傳曰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云相土代闕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爲號又書序王肅註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因以爲國號按契之封商見於書傳史記中候其文甚明經典皆單謂之商未有稱爲商丘者又相土居商丘以後不常厥邑相土之於殷室譬之於周則公劉之儔耳旣非湯功所起又非王迹所因何敢取其所居以爲代號也商之有契猶周之有稷成湯以商爲代號文王不以邵爲代號者自契至湯雖則八遷而國號不改商名未易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爲號周卽處邵處幽國名變易太王來周居地其國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當以周爲國號不得遠取邵也若然湯在亳地受命不以亳地爲代號者亳是湯之所居猶周之豐鎬耳成湯之初以商爲號及盤更遷殷以後或呼爲殷故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玄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捷彼殷武是其兼稱殷也雖或稱殷而不全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汝殷商又書於湯言居亳於盤康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孟子稱湯以七十里有天下則湯之初國猶尚小耳玄鳥首章曰宅殷土芒芒蓋至湯身而漸大也

又左傳註疏曰史本紀云帝舜封契於商鄭玄云國在大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縣是也如鄭玄意契居上洛之商至相土而遷於宋之商及湯有天下遠取契所封商以為一代大號服虔云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為天下號王肅書云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為國號案詩述后稷云即有邵家室述契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即稷封邵而契封商也若契之居商即是商丘則契已居之不得云相土因闕伯也若別有商地則湯之為商不是因相土矣且經傳言商未有稱商丘者釋例云宋之先契佐唐虞封於商武王封微子啟為宋公都商丘是同鄭玄說也傳言商主大火商謂宋也宋主大火耳成湯不主火也宋是商後謂宋為商爾昭八年傳曰自根牟至於商衛是名宋為商之驗釋例曰商宋一也

謂此商也相土商之祖者是湯之祖亦宋之祖也堯封闕伯於丘比及相土應歷數世故云代伯闕之後居商丘祀大火也孔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商所封也又故子城在渭州華城縣東北八十蓋子姓之別邑路史註曰契聰明而仁堯命為司徒使布五教而民輯及虞不廢是以受商賜姓子氏契封在華陰之鄭鄭縣有樂都城及故潘邑故世本謂契居潘闕駟云番鄭西今之樂城是矣地有商山魯連子云在太華之陽世紀謂在商洛故九域志輿地記通典皆謂上洛漢商縣契所封非也乃商君封檢地志蓋南陽之商於漢之商縣書中侯云棄契皆堯封長發箋云堯小封舜封為妄楊氏慎曰殷之德陽德也故以男書子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女書

姬

楊氏又曰殷有天下又號曰商詩云商之孫子又曰宜鑒於殷書云殪戎殷又曰伐商必克皆互稱也其並舉則曰咨女殷商又曰殷商之旅殷古音篆文反夙爲俛中庸云壹戎衣壹卽殪衣卽殷也古注釋如此杜子美社稷一戎衣詩人趨詢之語不足據也字又作鄣呂氏春秋夏之人民親鄣如夏字林王篇音鄣非也噫非博考籀篆竹草及詩書子集曷以知殷商衣鄣之異字而同義乎可與汲古者道難爲淺中者言也

卮言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皆謂契也鄭箋云契始封商至湯居亳而漸大也孔氏據緯書謂舜益封契地不止百里又云殷是亳地之小別名而引孟氏湯以七十里湯初國尚小前後牴牾此則集註所謂商嘗中衰而孔未言及耳蓋契之初封以商而後居殷故曰亳殷土也則箋謂先受小國後受大國不爲無據契雖宅殷而國號未改至相土居闕伯之墟卽以爲商丘索隱謂相土始封商者非也竹書紀年夏后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遷於商丘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相土二百餘年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丘距遷殷又百五十餘年則商之爲殷舊矣竹書未可盡信今以尚書諸說證之湯居亳曰從先王居是契宅殷之驗也盤庚五遷又說者謂亳本帝嚳之都故曰從先王夫嚳帝也豈得言先王且其世已遠不宜遠引先王宜爲契也鄭樵云亳都有殷水在焉故亦謂之殷後世雖屢遷而殷商之名未始偏廢以開國受命之祖所以命也是以殷之號湯時而有非也蓋亳卽殷

土耳史記曰盤庚五遷復居成湯之故居索隱云殷在鄴南遂爲天下號蓋盤庚之遷民已咨怨自此定都因號曰殷不復以商爲號矣故盤庚以前諸書皆曰商盤庚以後皆曰殷紀殷事者固未兼稱也詩兩言生商又曰商之先后惟曰宅殷土而已殷受命殷武皆武丁以後事也殷商云者則自周人言之耳或兼稱之或互稱之詩文王章曰商之孫子殷士膚敏大明章曰自彼殷商爨伐大商殷商之旅書武成曰於征伐商殪戎殷蓋通前後伐號言之周人於此亦有深意焉耳孔子之序書詩也而曰商書商頌王業之所自也故稱其先及與門人問荅而曰殷禮殷人國號之所定也故言其後史記追紀前事定號曰殷得之矣

相土契之孫也

詩商頌玄鳥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鄭箋相土契孫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長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

孔疏契封商國相土嗣之止爲一國之君而已不得威行海外

今云海外有截故知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也左傳說太公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王室是王官之伯分生東西得征其所職之方故孫子威武烈烈然而四海之外截而整齊分主東西則威加一國而已而云四海者不知所主何方故總舉四海言之截然整齊謂守其所職不敢內侵外叛也王肅云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齊而治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爲司馬之官故

得征五侯九伯與鄭異也

集註相土契孫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

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歟

庖言曰相土夏時諸侯耳而詩云烈烈海外有截此必有闢土

服遠之勳可以垂之後裔如周太王之為者鄭氏謂出王官之

伯長諸侯似也是時夏道方盛諸侯未必歸商特言其功烈之

盛云爾而王肅謂以司馬掌征伐司馬之勳於商家何有哉然

周人之誦祖德也文德為多殷人之誦祖德也武功為多記曰

殷道先罰周道先賞蓋其所由來者遠矣

史記曰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

宋衷曰相土就契封於商

索隱曰相土佐夏功著於商詩頌曰相土烈海外有截是也左

傳傳曰昔陶唐氏火正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始封商也正

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城古闕伯之墟即商丘也又云羿所封之

地

竹書紀年夏紀曰帝相十五年商侯相上作乘馬遂遷於商丘

庖言曰契之封商稷之封郃是唐虞之時已有夏商周之基也竹

書夏侯相元年即位居商丘九年相居於斟灌十五年商侯相土

遂遷於商丘又云少康三年復田稷不窟之失胤公劉之遷亦在

太康少康之世則是夏之中衰又肇商周之中興也不然則商丘

幽地皆夏土也相土公劉安得而有之或云公劉當夏桀之世是

商周不並興故先商而後周也不然則周亦可以代夏矣

冥相土之曾孫也

史記曰相士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圍立索隱曰系本作糧圍也曹圍卒

正義曰圍音子冥立

禮記祭法曰冥勒其官而水死國語同

宋衷曰冥為司空勤其官事死於水中殷人郊之禮曰殷人祖

契而郊冥也

紀年夏紀曰帝少康十一年丙辰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辛巳商

侯冥死於河

微字上甲冥之孫也

史記曰冥卒子振立世本作核振卒子微立

索隱曰皇甫謐云微子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

日為名蓋自微始譙周以為死稱廟生曰甲也

國語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

紀年夏紀曰帝芒三十三年甲辰商侯遷於殷帝泄十二年壬午

殷侯子亥賓於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丙戌殷侯微以河伯之師

伐有易殺其君綿臣

沈約註曰殷侯賓於子亥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伐之故

殷上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中葉衰

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

孔叢子曰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

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

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

主癸微之五世孫

史記曰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

鄭氏曰按商人及周人繼繼者傳父子及者傳兄弟報丁報乙報丙與主壬主癸皆弟兄之名疑前史指為父子過矣

卮言曰報者報祭也主者廟主也皆沒而稱之甲乙丙丁其生名也

紀年夏紀曰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丘

不言何侯

成湯主癸之子也主癸卒湯嗣立始征諸侯遂伐夏

史記殷紀曰成湯主癸子也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湯始居

亳從先王居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舉伊尹任以國政伊

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

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以伐昆吾遂伐桀桀敗於有城

之虛湯既勝夏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

紀年曰帝癸十五年丙午商侯履遷於亳

成湯元年

壬戌商師征夏邑

戰於鳴條夏師敗績

會編曰夏后癸三十五歲丁丑商主癸薨子履嗣位是為成湯戊

寅始征葛乙未伐夏桀放之於南巢

湯既勝夏遂踐天子位

竹書紀年成湯十八年癸亥王卽位二十九年甲戌陟帝王世紀

湯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為天子十三年而崩通志元年庚戌

在位十三年經世以會經運之四經日之甲經月之午經星之乙

經辰之卯乙未商湯元年十三年丁未崩通考同

太丁

外丙

仲壬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太甲差長故立之也

金縢氏曰謹按史皆稱湯崩年百歲如程子之言則湯九十七而生仲壬九十九而生外丙以事理推之恐未必然考之蔡氏書傳引吳氏云太甲卽位於仲壬之柩前居憂於仲壬之殯側則其說與太史公合今姑存之以備參考或曰外丙仲壬亦太丁子也未知是否

史記曰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廼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廼立太丁之子太甲

史記正義曰尚書孔子序云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而太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二書不同當是信則傳信疑則疑傳

陳寔曰按邵子經世史不載二人之名世彼蓋以甲子歷推之而知非有其在位之年次也然則外丙仲壬實未嘗立太甲直以長嫡孫承繼湯後耳

紀年曰外丙元年乙亥三年陟仲壬元年丁丑四年陟通志曰外丙元年癸亥二年崩仲壬元年乙丑四年崩

大紀曰湯娶有莘氏生子太丁蚤卒太丁子曰太甲爲世嫡孫
胡氏論曰太史公記湯崩太丁蚤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
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耶二帝官天
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
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及非所以爲敬宗尊祖且本支亂
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之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
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
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知
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此以義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
君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
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聖賢之君
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材之君反能之耳此以人情
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
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
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旣以廢嫡
立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
爲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於
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
亦無外丙仲壬名世此以曆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
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
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亦可也

帝太甲太丁之子成湯之適長孫也

帝王通考

卷六

二十

竹書紀年太甲元年辛巳王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伊尹放大甲

於桐乃自立沈約註曰按伊尹自立蓋誤以攝政為真耳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大

霧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約按此文與前

後不類蓋後世所益十二年陟

鄭氏樵曰按伊訓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孔傳曰太丁未立而卒及

湯沒而太甲立孟軻司馬遷云湯崩外丙仲壬皆卽位乃及太甲

與書不同劉歆皇甫謐皆從之此雖畔經亦無害若乃汲冢紀年

所載此害經之甚者也

經世經辰之卯戊申商太甲元年三十三年庚辰崩通志元年巳

巳歷年同通考會編俱從經世

帝沃丁太甲子

紀年沃丁名絢元年癸巳王卽位十九年陟冊府三十通志元年

壬寅二十九崩經世經辰之辰辛巳商沃丁立二十九年經辰之

巳巳西崩

帝太庚沃丁弟

金履祥曰按兄死弟及自太庚始謂為殷禮非也伊尹曰七世之

廟可以觀德父子相傳為一世若兄弟則昭穆紊矣後世循襲遂

啟亂源是以聖人立法不立異以為高

紀年帝小庚名辨元年壬子王卽位居亳五年陟冊府太庚沃丁

子在位二十五年通志辛未立二十五年經世庚戌商太庚立經

辰之午甲戌崩

小甲太庚子

史記本紀曰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世表曰帝小甲太庚第
紀年帝小甲名高元年丁巳王卽位居亳十七年陟冊府同世紀
五通志元年丙申三十六年崩經世乙亥立十七年辛卯崩

雍巳小甲弟

紀年元年甲戌十二年乙酉陟通志元年壬申十三崩經世壬申
立十二年經辰之未癸卯崩

太戊雍巳弟

紀年元年辛巳七十五年乙未陟通志元年乙酉七十五崩經世
經辰之未申辰立七十五經辰之酉戊午崩

仲丁太戊子

紀年元年辛丑九年巳酉陟通志元年庚子十一崩經世巳未立
十三經辰之戌辛未崩

外壬仲丁弟

紀年元年庚戌十年巳未陟通志元年辛亥十五崩經世壬申立
十五丙戌崩

河亶甲外壬弟

紀年元年庚申九年戊辰陟通志元年丙寅九年崩經世丁亥立
九年經辰之亥丙申崩

祖乙河亶甲子

紀年元年巳巳十九年丁亥陟通志元年乙亥十九崩經世丙申
立十九甲寅崩

祖辛祖乙子

紀年元年戊子十四辛丑陟通志元年甲午十六崩經世乙卯立十六年以會經運之七經日之甲月之午星之丙辰之子庚午崩

沃甲紀年曰祖辛弟

紀年開甲元年壬寅五年丙午陟通志元年庚戌十年崩經世辛未立二十五經辰之丑乙未崩

祖丁祖辛子

紀年元年丁未九年陟通志元年庚午三十二崩經世丙申立三十二年經辰之寅丁卯崩

南庚沃甲子

紀年元年丙辰六年陟通志元年壬寅二十九崩經世戊辰立二十五壬辰崩

阻祖丁子

史記曰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大紀曰以其世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紀年元年壬戌四年陟通志元年辛未七年崩經世癸巳立七年經辰之卯巳亥崩

盤庚陽甲弟

紀年元年丙寅二十八年陟通志元年戊寅二十八崩經世庚子立二十八經辰之辰丁卯崩

小辛盤庚弟

紀年元年甲午三年陟通志元年丙午二十一崩經世戊辰立二

十一年戊子崩

小乙小辛弟

紀年元年丁酉十年陟通志元年丁卯二十崩經世已丑立二十

八經辰之已丙辰崩

武丁小乙子

紀年元年丁未五十九年陟通志元年戊午五十九崩經世丁已

立五十九經辰之未乙卯崩

祖庚武丁子

紀年元年丙午十一年陟通志元年丁亥七年崩經世丙辰立七

年壬戌崩

祖甲 國語作 祖庚弟

周書無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爰知小人之依能保

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

鄭康成曰高宗以祖甲為賢欲廢祖庚而立之祖甲以為不義

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舊為小人 其後祖庚崩而國人卒立之也

蔡氏曰按漢孔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

而殞意謂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

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為小人作其

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

微賤而言非謂儉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

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

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以太甲為祖甲况殷世二十有九

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為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明矣

紀年元年丁巳三十三年陟通志元年甲午十六崩經世癸亥立三十三經辰之酉乙未崩

廩辛 漢書古今人表竹書紀年及帝王世記皆作馮辛 祖甲子

紀年元年庚寅四年陟通志元年庚戌六年崩經世丙申立六年辛丑崩

庚丁廩辛弟

紀年元年甲午八年辛丑陟通志元年丙申六年崩經世壬寅立

二十一年壬戌崩

武乙庚丁弟

紀年元年壬寅三十五年雷震死通志元年壬戌四年震死經世癸亥立四年經辰之戌丙寅崩

太丁 竹書紀年作文丁世紀曰文丁一曰太丁 武乙子

紀年元年丁丑十三年陟通志元年丙寅三年崩經世丁卯立巳崩

帝乙文丁子

王氏應麟曰易云帝乙歸妹于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辭云云荀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左傳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虞翻亦云紂父二說不同

又曰易乾鑿度曰易之帝乙為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功按史記湯至帝乙二十九王謂六世王未詳楊氏慎曰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說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為成湯則易與尚書正又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其蔽又如此者嗚呼一代之君聲迹甚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彼一此况史之紀錄一人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紀年元年庚寅九年陟通志元年己巳三十七崩經世庚午立三十七經辰之亥丙午崩帝辛是為紂帝乙子

嗣帝乙崩

史記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紀年元年己亥五十三年辛卯為周所滅通志元年丙午三十三年崩經世丁未立三十二年以會經運之六日之甲月之午是之丁辰之子戊寅亡

外丙仲壬不在其數 共六百四十

史記世表曰從湯至紂二十九世

漢書歷志曰自伐桀至伐紂六百二十九歲故傳曰殷載祀六百世紀曰春秋外傳云玄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殞

商歷曰起丙戌終甲申四百五十八年

紀年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始癸亥終戊寅

冊府湯自乙未歲建國盡戊寅十七代三十王共六百四十四年
通志畧曰殷世起湯元年庚戌終紂三十三年戊寅三十君十七
世六百二十九年

經世通考殷二十八世共六百四十五年首乙未盡戊寅

蘇氏古史曰商有天下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既衰而復
興者五王周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商多賢君宜其世之
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
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行其至
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享天下至久
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
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

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皆周也而商
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商人之風俗皆在此矣夫
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故其後世有以自振然其敗也一散而
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此商之所以
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不封而封之謂以不封也

不封而封之謂以不封也

不封而封之謂以不封也

不封而封之謂以不封也

不封而封之謂以不封也

禮記卷之七

世系類

帝王曆系

三代篇

周世章

周之先曰后稷高辛氏之子也姬姓

詩大雅生民首章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戒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毛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帝高辛氏弗去也古者小立郊媒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高媒天子往后妃率九

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於郊媒之前履踐也

帝高辛氏之帝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歆
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

鄭箋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
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
祀於郊媒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帝上帝也祀郊媒
之時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欣
欣然其左右所指處如有人道感已者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
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是爲后稷

孔疏大戴禮帝系篇云帝嚳卜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郃
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
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姬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

堯與稷契俱爲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傳史記皆遵用
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爲然然
則堯爲聖君稷契爲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待衆乃舉之
者聖人顯仁藏用匿迹隱端雖則智知故不委任待衆舉而後
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契堯之親弟當生在堯立之前至
堯崩百餘歲矣堯崩之後猶爲舜所敕有以其並是上智壽
或過人不可以凡人論也左傳之說云世濟其美者正以
能承父業卽稱爲世紀侯之書言五帝傳世

之事爲毛說者皆所不信鄭信織緯以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
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少於堯則姜嫄
不得爲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爲高氏氏之世妃謂其爲後

世子孫之妃也古史散亡不知其為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戴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學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為學子乎若使稷契必學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為周始祖有妣以玄鳥生商而契為玄王即如毛傳史記之說譽為稷契之父帝譽聖人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故特立姜嫄之廟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既以姜嫄為世妃則於左傳世齊之文復協故易毛傳不以為高辛之妃也

厄言曰帝者追稱非帝譽也厥武是無入道之感孔疏義甚正

集註姜嫄為高辛氏之世妃出祀郊媒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

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然后稷之說先儒或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物固有然者矣神聖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

次章曰誕彌厥月先生其達不折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鄭箋言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羊子之易

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拆副菑害其母 傾逆人道不折不副皆
言易也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
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禮祀而無人道居默
然自生子懼時人

集註凡人之生必拆副災害其母而 王之子尤難今姜嫄首

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拆副災害之 顯其靈異也上帝既

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禮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詩魯頌閟宮曰閟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

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

閟宮解詳物
理部宮室類

鄭箋閟宮姜嫄廟也言姜嫄之德貞正不邪天用是馮依而降

精氣其任之又無災害終人道十月而生子不遲

生民三章曰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

寘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

毛傳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

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為

人所收取之人之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水鳥覆翼之於

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

鄭箋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

孔疏以毛傳觀之則后稷之生譽尚存矣不得為遺腹子矣而

為毛說者云云非傳意也鄭箋以履迹而生與傳不同其於顯

其異而棄之意亦一也史記以為不祥故棄之謬矣

集註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

始收而養之

豐城朱氏曰人同類者也物異類者也而無不有愛護之意以見天之所生非人之所能棄也

史記周紀曰后稷母有邠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之

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

中侯稷起曰蒼曜稷生感迹

春秋元命包曰姜嫄游閭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跡而生稷

又曰蒼神精感姜嫄而生稷卦之得震故周蒼代商

貞源賦曰帝嚳未立時有姜嫄履大人迹而生男耻之三棄草野帝聞姜嫄有聖子乃詔爲妃賜姬名曰棄

潛夫五德志曰帝嚳後嗣姜嫄履大人迹生姬棄

論衡曰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稟精於天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如實論之虛妄言也爍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跡之人一鼎之爍銅也姜嫄之身一錢之形也使大人施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原嫄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爲其下土乃爲女旁巨非基跡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或時后稷之母適欲懷妊遭履大人跡也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見奇怪謂德不異故因以爲

姓聖人重疑因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古因生其說
又曰禹高逆生闔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圻不副不感動母體故
曰不圻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
赧王奪邑其言神驗其實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
爲人者生時逆也彼詩言不圻不副者言后稷之生不感動母身
也儒生穿鑿因造禹契逆生之說感於龍夢與神遇猶此說也
又曰后稷之生姜姬履大人跡或言衣帝嚳之服坐息帝嚳之處
姪身怪而棄之隘巷牛馬不敢踐之寘之水上鳥以翼覆之慶集
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

譙周古史考曰棄帝嚳之胄其父亦不著

孔氏詩疏曰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而生左氏說
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
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記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玄之聞也諸言
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
降而生商謂娥簡吞鵩子生契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劉媪是
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耶且夫
蒲盧之氣嫗煦桑蠶成爲子已况乎大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
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鄭以古今異說故引蒲盧爲
喻以證有父得感生耳稷契等雖感天氣母實有父則亦爲有父
繼父爲親故稱嚳之胄堯之親九族立五廟亦猶此也稷契俱是
感生棄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耳或者簡狄雖則吞鵩仍御於夫
其心自安故不棄之耳馬融之說此詩則異於是矣王肅引馬融

曰帝嚳四妃下三妃皆已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之。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年，帝嚳崩，摯卽位而崩。帝堯卽位，嚳崩之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受，然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竒，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肅以融言爲然，又其奏云：「稷契之興，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載藉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以喪滅，其意不信履大迹之事，而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爲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王基駁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爲嫌。况於帝嚳聖主，姜嫄賢妃，反當嫌於遭喪之月，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也就如融言，審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明所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以知其特有神竒而置之於寒水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逾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嚳有淫昏之妃，姜嫄有污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文甚焉。不然，二也不夫而育妖，滅宗周誠如肅言，神靈尚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爲難。肅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爲嘉祥。長於爲惡，短於爲善。肅之乖戾，此尤甚焉。馬昭曰：「稷竒見於既棄之後，未棄之前，用何知焉？」孫毓云：「天道徵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劉媪之任高祖，著有雲龍之怪，褒姒之生由於玄龜之妖，巨迹之感，何獨不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敢棄，隘甚。寒水有覆翼。」

之異乎而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害以何爲徵也且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譽崩之月而當疑爲姦非夫有識者之所能言也且馬王之說姜嫄爲高辛之正妃其於帝堯則君母也堯爲人兄聽母棄弟豈欽明之后用心若此哉若以堯知其神故爲顯異則堯之知稷甚矣何當七十餘載莫之收用虞舜登用乃始舉任哉故知王氏之說非毛傳意也

吳越春秋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爲人所感後妊娠恐被淫佚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天猶令有之姜

棄之

史曰帝嚳上妃有駘氏曰姜嫄衣帝衣履帝敏居期而生棄棄惟元子棄之每異乃收之爰名曰棄而字之曰度辰

羅氏論曰山海經云后稷生于巨迹列子因之太史公褚先生鄭康成記之是說也先諸詩而有也詩言履帝武敏或問予曰歐承叔蘇明允洪駒父輩皆辨無是事予曰神理所在居於沈忽汗漫之間氤氳通行蓋有難廢者今齊之章丘縣龍盤山上有神迹祠焉皇覽云卽姜嫄所履者亦見十道志及述征記伏琛齊地記宋濟南太守蕭承之立祠於山妻學履之是生齊帝亦見本史則列子之言未可遽信

朱子曰天下之理一而已而有常變之不同夫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此理之變也履巨跡之事固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爲稷契者

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後世所謂祥瑞固多偽妄而并真實者皆以爲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爲非

金氏履祥曰按史記姜嫄帝嚳元妃蘇氏古史因之遂以后稷爲帝嚳之子嫄果元妃何嫌於不夫而棄其子稷果嚳元妃之子何爲舍嫡不立而別立堯周郊太祖何爲祖稷而不祖嚳周祀姜嫄何爲舍祖而獨祀妣命禹治水之時堯之年已七十有餘矣而禹猶暨稷嚳之遺嫡何其少堯之嫡兄弟何其賢勞也堯有嫡兄弟不能立又不舉待舜而後舉之則堯何足以爲堯乎能鄭康成知史記之說爲不通則謂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世妃蓋其世胄之妃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有郊禘弓韜之禮焉其說固足以濟史記之不通矣抑以世胄之妃生子又何嫌疑而棄之哉然則嫄稷母子果何若人耶曰證諸詩而已矣生民之詩謂姜嫄履帝武而敏歆閟宮之詩謂上帝依姜嫄而生稷則固不必捨二詩而它考也朱子曰巨迹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特異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故今以詩爲斷不復上附於嚳焉

卮言曰甚哉迂儒之鄙也六合之廣也千世之遠也萬物之衆也而以已所不聞見悉爲烏有真是夏蟲井蛙之見耳姜嫄履迹生后稷載之雅頌而諸儒疑之者謂姜嫄是帝嚳之妃不宜履巨人

迹宜爲履帝譽之武蓋信毛傳史記而不知傳記亦有誤也審姜
嫫履夫足生子何足著之詩詞乎姜嫫有夫祈而得子詩人何必
微詞與義乎孔氏釋傳謂稷契堯弟堯故不用待衆舉之以示至
公夫賢如稷契抑之七十年而後示公於天下此其不公甚矣豈
聖人順應之道哉又謂上智之壽過於凡人夫稷契誠壽也然堯
在位七十載而以老禪位聖人心勞天下非若後世之偃然爲君
者稷契與堯年相若而又命之以播五穀之種布四方之教壯而
不用老而勞之舜之初稷契且百餘歲矣而方申命之熙載亮功
又自以耄期倦勤禪禹不亦悖乎又謂左氏高辛之子八元世美
卽爲稷契不必數世則其云少昊氏有不才子窮竒少昊氏卽爲
世惡乎凡此諸說皆害義之甚者事理必不然而其所釋鄭箋則
其義得矣故朱註從之亦以姜嫫爲高辛之世妃而深以履
說爲然大儒之見誠不凡也如論衡所謂衣帝服坐帝處始身
此其爲怪不又甚於履迹乎其說之迂鄙甚矣而楊慎乃取以證
傳註之誤蓋亦譏疑傳之成心非通論也若乃馬融王肅創爲遺
腹之說淺陋尤甚孔氏正之猶爲費辭又有謂詩神其祖夫子信
而不刪鄙夫智不足以知聖人况知天乎

帝堯時后稷教民稼穡封於郃

詩生民四章曰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執之荏菽荏菽
旆禾後稷穰麻麥穰蒙爪隄嗥嗥

集註言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植之志蓋其天性然也

廬陵曹氏曰聖人一種植之間而嘉種各遂其性則所稟之異

可知矣

生民五章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芾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稂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頽實栗卽有郇家室

鄭箋大矣后稷之掌稼穡若神助之力教民除治茂草使種黍稷生則茂好熟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郇

毛傳堯見天因郇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郇使事夫以顯神順天命耳

孔疏傳以天使郇國之女生后稷也故國后稷於郇謂封爲郇國之君又特命之使得事天所以顯其神而順天命也此郇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所也鄭以姜嫄之夫先爲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

封其封早晚亦無明文稷之成功實在堯世其封於郇必曰之封矣故毛鄭皆以爲堯史周本紀云禹封棄於郇號曰后稷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杜預云郇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

集註言后稷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郇使卽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

曹氏曰生民之功本於姜嫄不可弗祀乃特立廟祀之故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尊之也

書舜典曰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集傳帝命禹使宅百揆禹讓於稷契暨臯陶此因禹之讓而申

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后君也有爵土之稱

書益稷謨曰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丞民乃粒

集註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

詩頌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

集註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丞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偏養下民

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常道於中國也詩頌閟宮曰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種稗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

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續禹之緒

集註奄有下國封於卽也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穀

劉氏曰奄有下國所以原其始奄有下土所以要其終

卮言曰有國其初所封也有土其後所治也亦猶帝立子生商宅殷土芒芒是也下者對上帝而言周人言天生后稷教民稼

穡若自天而下故曰奄有下國下土云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熟而民人育

史記曰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苽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

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

王氏曰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郃必是堯之封故箋傳皆以爲堯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

禮緯曰祖以履大跡而生故姓姬氏

會編曰帝堯八十一載封棄於郃

路史曰棄性敷而仁簡狄教之時藝桑麻長研耕稼爲唐天官及事虞夏教民時執穀致飴有相之道虞帝乃國之黎號后稷

註曰書刑德考云堯使稷爲司馬文子云爲大農師齊職儀文云堯命義叔爲司馬夏官也虞夏以司馬爲夏官棄居其職孔

穎達云舜命羣臣使禹宅百揆天官也契敷五教地官也伯夷

秩宗春官也咎陶爲士秋官也垂共工冬官也惟夏官不言命

然上言禹遜於稷契帝曰汝后稷播時百穀不言命官明是稷

爲司馬夏官也故鄭詩箋云稷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爲司馬

天下猶以后稷稱焉穎達不知后稷乃官也鄭氏昏禮謁又贊

云稷爲天官故齊職儀云棄授人時尊爲天官則稷實天官云

非司馬矣絳郡有稷山隋圖經之稷播種百穀於此竇革云山

西南去安邑六十里唐之稷山今屬河中封國於黎亦作釐釐

厓與台郃同一作駘昔景王使詹栢伯責晉曰我自后稷駘芮

岐畢吾西土也注武功郃城是今永興武功西南二十二有故

黎城有后稷姜嫄祠隋唐爲稷州本曰周故後曰周然稷之母

有駘氏傳皆作萊其地在齊世不知也廣記曰武功本名郃後改曰萊城失之

金氏曰易大傳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以利天下則耕稼之利其來久矣書曰播時百穀詩曰誕降嘉種貽我來弁則百穀之備自稷始也趙過曰后稷始畎田則畎壟之法自稷始也晉董史曰辰以成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后稷始也大哉后稷之爲萬世烈矣其慶流子孫光有天下宜哉

后稷之後世官爲后稷及夏之衰不窋失官而奔戎狄之間

國語曰昔我先王世后稷官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

前人

山海經曰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

史記曰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

索隱曰帝王世紀云后稷納媯氏生不窋而譙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唯十四代亦不合事情正義曰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卽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毛詩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

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也國語云棄
稷不務葦昭曰夏太康失國廢稷之官不復務農此云去稷者
是太史公恐棄是后稷之名故變文云去也言夏政衰不甯去
稷官不復務農
路史曰后稷取姁人是生蔡璽世濟其德蔡璽生叔均是代其父
及稷播穀是爲田祖自商以來祀之世爲后稷及夏之衰有不甯
者失其官守竄居於尉季

註曰周禮疏棄爲堯稷官立稼穡死配稷名爲田正詩人謂之
田祖此經言叔均爲田祖蓋有功而於田者是不甯非稷之子
及夏末時人國語云不甯事虞夏非也而史記世本世紀遂以
爲稷所生妄也尉季一曰不甯疑郁郅之訛今慶之安化有尉

季城不甯墓周地圖之郁郅城在白馬嶺西川交水口

羅氏論曰禹爲夏契之後爲商而稷之後爲周夏十七世商三十
世蓋四十有七世而後有周文王禹及稷契皆當唐堯之時禘之
史載契十四世而至成湯厥次僅是然是叙棄后稷十有五世而
至文王中間乃閱夏商二代所較者三十餘世踈脫甚矣夫繇堯
帝至周文王千一百有餘而其世之十五豈人情也哉嘗竊攷之
信書不甯實非后稷之子而公劉乃商世之諸侯蓋當商家十葉
之間故左氏云文武不先不甯而外傳乃謂夏氏之衰不甯姑失
官守婁敬亦言周自后稷封郃積德累世十有餘世而公劉避桀
是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還當君桀之時蓋所謂夏之衰者尤
不當出乎履癸之前然而說者無謂太康之世曷不諱之如是邪

爰復詳之夏氏之書記帝王之世云帝俊生稷稷生台台生叔均叔均爲田祖夫帝俊者帝嚳之名而台部也后稷封台故其后有台蠻有叔均既有台蠻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明矣第恨其間世次久遠有不得盡見者雖然單穆公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則世本史記所爲信者夫亦知夫所謂興者有非文王而不正爲公劉也邪卽稽世本不窋而下至於季歷猶一十有七世矣一十五世而得遠而盡之哉甚矣系謀之難理也

又曰史匈奴傳云夏哀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師古以爲稷之曾孫而康成遂謂與太康並妄矣傳云太王亶父去公劉二百餘歲則其去文王十四百年蓋當仲丁外壬之時云

公劉不窋之孫

史記曰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

路史曰不窋生鞠

是爲鞠陶傳云有文在手曰鞠

鞠生公劉公劉遷國於豳

詩大雅公劉曰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於橐於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毛傳公劉居於郃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避中國之難

遂平西戎而遷邑於豳焉迺場迺疆言修其疆場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斧鉞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八國焉

鄭箋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郃國

乃有疆場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為夏人
迫逐已之故不忍闞其民乃暴糧食於囊橐之中棄其餘而去
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爰曰也整其師旅
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女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為迫逐
之故乃欲全民也

孔疏公劉居於邠夏人亂迫逐公劉當太康之後少康之前未
能定其年世也邠地雖亦與狄鄰而近戎為多於漢屬右扶風
為枸邑縣則是中國之地傳言西戎者雍之西地與戎接連為
夏為戎隨時變易公劉未居之前則為戎太王既來之後復為
狄良由地居疆場故一彼一此也修其疆場謂民修之國有積
倉謂稅民而得之也思和其民不闞其民卽是相與和睦而時
人顯知君德故云於時也弓矢言張故干戈言秉夏人迫逐可
是有兵圍遶為之阻難故云方開道路而去之邠也諸侯從之
當是亦為夏人政亂為鄰國所侵以公劉賢君為可師長故與
之俱遷也

集註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
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裹其餼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
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
出其封內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言公劉能足食足兵然後遷豳之事夫公劉
之先失職而自竄於西戎固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是宜其匪居
匪康也其遷都也經理之勤積累之久糗糧兵器之備如此則

公劉之厚於民可知矣

黃氏曰公劉不輕於用民也必先有以畜民之財治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力孟子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起行則公劉篤於爲民之心可見矣

東萊呂氏曰公劉內治旣備然後拓大境土國都雖遷向之彊場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二章曰篤公劉於胥斯原旣庶旣繁旣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鞞容刀

集註胥相也庶繁謂居之者衆也順安宣偏也言居之偏也無永歎得其所不思舊也

鄭箋厚哉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民旣衆矣旣多矣旣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也

原而升山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民亦愛公劉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

集註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而帶此劔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朱子曰公劉始於草創而人之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

三章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迺陟南岡乃覲於京京師之野於時處處於時廬旅於時言言於時語語

集註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山而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也此章言營度邑居也四章曰篤公劉於京斯依踰踰濟濟俾筵俾几旣登乃依乃造其

曹執豕於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鄭箋厚哉公劉之依此京而築室其既成也與羣臣飲酒以樂之羣臣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而具箝酌猶言忠敬也宗尊也公劉雖去邠遷豳羣臣從而君之尊猶在邠也

集註此言宮室既成而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羣臣而又爲之君爲之宗焉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爲主也五章曰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集註此言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矣

六章曰篤公劉於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迺澗止旅迺密芮鞠之卽

集註此章又總叙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之時涉渭取材而爲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室既止基於此矣乃彊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迺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卽芮鞠而居之而豳地日以廣矣

東萊呂氏曰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與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兆於此矣

史記曰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度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

漢書婁敬傳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

避桀居幽

吳越春秋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

余氏曰按公劉之遷幽也史謂周道之興自此始則國語所謂十

五王而文始平之者自公劉數之耳不然則以有德之宗數之猶

殷言賢聖之君六七作漢言七制之主也胡氏大紀以世表計之

係少康甲子之紀而附公劉之雅今以漢書計之係之夏桀甲子

之紀而併附七月之詩七月詩今不載讀公劉之雅可想見公劉度地建

國和輯人民之規焉讀七月之詩可想見幽民因天力本孝慈忠

愛之俗焉漢儒序以公劉為召康公所獻以七月為周公所陳意

者幽之遺詩歟召公獻之以備燕享之樂使成王知立國勤勞之

故周公陳之以為矇工之誦使成王知故國衣食之原故公劉列

於雅而七月自為風蓋自三聖相授受其禮樂聲教之盛漸被四

海后稷於此有邠家室子孫皆有令德其後雖當夏道衰微一再

轉徙而修其訓典奕世載德加以公劉之賢生聚再繁邦家再盛

故國人叙其建立之規道其風土歌謠之美吹之管籥和以土鼓

周人世守之以為其先公之盛至有天下而亦專官掌之周公籥

章之職掌土鼓函籥是也土鼓葦籥皆堯之遺音而函籥則公劉

之遺音也或者謂公劉之時夏道將墜國介戎狄之間計無文物

公劉七月二詩蓋出周召之筆追述先公之事耳獨不思夏當三

聖之後義理素明言語素雅其文章為最盛雖當衰微之後流風

未泯商道將興公劉之詩下視商頌同一蹈厲七月之詩上視五

子之歌同一文軌也豈至周召時始有此文哉

孔幽風疏曰國語云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韋昭云幽西近戎北近狄蓋不窋之時已竄幽地尚往來郃國至公劉而盡以郃民遷之定國於幽自公劉始也韋昭注國語以爲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太康之世而鄭此云公劉以太康時失官守者周語止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之主書序云太康失邦則夏后之衰自太康爲始故繫太康言之其實公劉適幽不當太康之世鄭據外傳之文取不窋之事以爲說耳卮言曰國語云夏氏之衰去稷不務不窋失官自竄戎狄之間韋昭云夏太康失國廢稷之官不復務農故不窋以失其官去夏而遷於幽幽西近戎北狄自不窋始也史記亦云不窋奔戎狄之間而毛鄭詩傳皆云公劉居郃遭夏人之亂迫逐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邑於幽是又以公劉之遷幽爲避亂奔狄戎間也孔氏穎達則謂夏人之亂當太康之後少康之前以前史攷之計夏之亂者六十餘年是不窋公劉祖孫歷三世而後定君也故竹書云夏后少康三年復田稷言不窋失官至是而復其言頗與諸傳合而路史據婁敬之言公劉避桀以爲所謂夏之衰者在履癸之世故會編從之紀公劉遷幽於桀之二十二年是矣若然則公劉之與不窋非一時一事也史傳言不窋自竄不言逐也路史亦云不窋竄居尉季而無復國之文何以公劉復自郃徙幽其言公劉迫逐不言竄也史記且云公劉在戎狄之間修后稷之業子慶節國於幽何以詩云幽居允荒豈不窋失之夏衰復之中興如

竹書所云公劉避夏之亂與商之初如路史所云乎則於諸傳皆有據而不為妄說要之年代久遠譜系難明得之意外可也

高圉公劉之七世孫

史記曰公劉卒子慶節立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

弗卒子毀隄立

音榆世本作榆索隱曰世本作偽榆

毀隄卒子公非立

索隱曰世本云公非辟方

皇甫謐云公非字辟方也

公非卒子高圉立

索隱曰世本云高圉侯侔

左傳衛襄公卒景王使成簡公如衛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

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孫氏註曰二圉周之先也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

國語展禽曰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謂焉

紀年曰殷祖乙十五年癸未命邠侯高圉

公叔祖類高圉之孫

史記曰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

世本曰亞圉雲都皇甫謐云雲都亞圉字索隱曰漢書古今表

曰雲都亞圉弟按如此說則辟方侯侔亦皆二人之名實未能

詳世本曰太公組紺諸蓋三代世表稱叔類凡四名皇甫謐云

公祖一名祖紺蓋字叔類號曰太公也

紀年殷盤庚十九年甲申命邠侯亞圉

自命高圉至此蓋六十年

祖甲十三年

已巳命邠侯組紺

自命亞圉至此蓋一百有六年

路史曰公劉生慶節始國於豳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弗差

史作差弗或作

弗差者猶難當大索云

弗差生毀隄毀隄生公非公非生辟方辟方生高圉

高圉生侯侔侯侔生亞圉亞圉卒弟雲都繼雲都生公叔祖紺是

為祖類祖類生諸蓋是為太公太公生古公太王祖類即公叔祖

而人表曰公叔是為祖類亦曰公叔祖類祖類也云云先公祖類以上詩小戎圖乃云高圉侯亞圉侯又以公叔祖類諸蓋為二人

羅氏論曰按世本云公非辟方高圉侯侂亞圉雲都祖緝諸蓋太

公如此而已班氏表乃云辟方公非子高圉辟方子又侯侂亞圉

皆高圉子雲都乃亞圉之弟其世顯甚故杜釋例云高圉僕窋九

世孫而史索亦以辟方侯侂為皆一人斯得之矣獨史記乃無辟

方侯侂雲都諸蓋至皇甫謐遂以為公非高圉亞圉祖緝之字蓋

牽於單穆公十四世之說縮之而合二人以為一爾魯頌正云后

稷之孫實為太王而閔宮詩明謂姜嫄先妣是后稷太王之大夫

而姜嫄為周公之母矣其得据邪傳記昆侖之虛五色之水出其

四陲乃皆數千里外故善學者惟不以章句泥也子如通之於先

王之書也何況周世之未邪

金氏曰按世本自不窋公劉至季歷已十有七世史記拘於十五

王文始平之之數遂謂后稷之子為不窋曾孫為公劉前既缺代

又自公非已後缺四世不書皇甫氏不得其說遂以四世為字而

祖緝又自有四名獨索隱覺其非而不明辨路史已明辨而不斷

十五王之說今按公劉之世云周道之興自此而詩京師之名亦

始此國語十五王之說自公劉數至文王耳然又安知非祖功宗

德之云周世世修德賢聖之君十五作而至於文王乎

楊氏慎曰嘗見呂梁碑所載后稷生台壘台壘生叔均叔均而下

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

紂

於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太史公亦迂哉

又曰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於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始封至文王卽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疑也或曰上古人多壽考然而父子相繼三十年爲一世常理也以十五世而衍爲一千九十餘年卽使人皆百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後可叶其數豈有此理耶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年凡二十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子孫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此又可證也夫以周家帝王之世國史載之猶難明若此近世家譜可盡信乎

卮言曰史記世本國語所載周世疎畧如是則上古可知矣故曰黃帝而下其世系之始終固亦不謬而中間之闕漏甚多學者信史記而欲廢諸書則其尚論古人如汗漫荒忽書雖讀猶未諳也羅泌路史可謂讀書矣而欲以其所紀定爲不刊之典則亦未免後人之疑也

遷於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至太王而德益盛得民心
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於沮漆也古公據文王本其祖也復
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在豳時也

孔疏大曰瓜小曰瓠其種別也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先於先歲
之大瓜以其小如瓠故曰瓠瓜實近本則小繼先歲之瓜猶長
子之繼父瓜之相繼者歲歲益小若將無長大之時猶后稷之
後世世益微若將無興盛之時瓜以年年相承猶人以世世相
繼故取喻焉瓜實無長大之時后稷之後則至太王而盛公劉
始遷於豳至太王將立十世公劉云於豳斯館於時處處則豳
有宮室也而此言未有家室者以文王在岐而興上本太王初
來之事歎美在岐新立故言在豳未有下云俾立室家故此言

未有以為立文之勢耳其實在豳時亦有宮室豳風七月云人
此室處亟其成屋皆豳事也不然豈十世之內常穴居乎但豳
近西戎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複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

集註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晉
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沮漆之上而古公之時
居於窰窰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

臨川王氏曰周國嘗幾亡矣其後土漆沮而國復興故以為民
之初生也

安成劉氏曰周人之生盛於岐周豐鎬之時而始於公劉居邠
之日公劉以前固生於后稷而不窰奔窰周民幾無生矣故厥
初生民時維姜嫄此一初也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

卮言曰孔疏言瓜之近本實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父瓜實
近本則小猶后稷繼帝嚳之後不能如嚳至太王而盛其說深
奧旨趣然謂瓜益小終不能長大則比與不切矣蓋瓜近本則
小遠本益大故以縣縣言之而太王長子太伯文王長子伯邑
考不有天下亦近本之瓜實歟

二章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
胥宇
鄭箋來朝走馬言其避惡蚤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於
是與其妃太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太王之賢知也

集註走馬避狄難也

三章曰周原膺膺謹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
鄭箋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膺然肥美也

集註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太王始與幽人
之從已者謀居之又卜得吉兆乃告其民於是而築室也

四章曰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彊迺理迺宜迺畝自西徂東周爰
執事

慶源輔氏曰第一二句則民居各有定而得以營立矣三四句
六則民田各有分而得以耕治矣五六句總言其從西水滸而徂
東凡經營之事所當爲者無不盡也

五章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
翼翼

集註司空掌管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爲直凡營度位處皆以繩正之既正則束版而築也載上下相承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翼翼嚴整也

六章曰棟之隩隩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磬鼓弗勝

集註棟盛土於器也隩隩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墻城而削治重複也馮馮墻堅聲五版爲堵興起也此言治宮室也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

七章曰廼立皋門皋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集註傳曰王之郭門曰皋門伉高視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社也亦太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謂之宜

安城劉氏曰上四章之序營立宗廟居室社稷皆在居民之後先王重民之意如此蓋國以民爲本也

慶源輔氏曰廼立冢土戎醜攸行則征伐之事蓋有不容已者矣

八章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昆夷駢矣維其喙矣

集註言太王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然

太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窺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昆夷自服也蓋已爲文王之時矣
東萊呂氏曰此章或以爲專指太王或以爲專指文王意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太王安得有昆夷駟喙之事乎皇矣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然則柞棫拔行道兌安可指爲文王之時乎蓋總敘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太王而終於文王耳
華谷嚴氏曰陳氏謂孟子借此章首二句以說文王鄭氏踵之遂誤專以爲文王之詩焉
安城劉氏曰一章之間神祖聖孫實相首尾

卮言曰昆夷之愠何足隕太王之聲哉而詩云然者亦恐別有指趣非昆夷之謂也思齊之稱文王曰肆戎疾不殄列假不暇中庸之稱武王曰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蓋聖人舉事固亦有非常情所能窺者而聖人自信於心天下亦終信之故名不失也此章專言太王之事觀皇矣之三章可見蓋言木拔道通昆夷失險而驚突喙息未嘗服也孟子曰文王事昆夷謂以大事小史記曰文王伐昆夷豈先事之而後伐之乎而鄭康成之箋云文王不絕去其惡惡之心亦不廢其聘問之禮此蓋據孟子文王事昆夷而爲此義而陳氏以爲孟子借首二句以說文王鄭氏踵之則非也憂心悄悄愠於群小孔子也亦將以爲孔子之詩乎康成宿儒豈不辯此

詩大雅皇矣首章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寃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毛傳二國殷夏也四國四王也耆惡也

鄭箋二國謂殷紂及崇侯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阻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惡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爲惡者浸大也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君言天意常在文王所

孔疏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或以毓言爲毛義斯不然矣武王伐紂封夏之

後於杞則殷之末年夏后絕矣天安得而觀之傳以夏配殷以桀配紂追惡桀也若年世久遠不得復言則甫侯穆王時人何當言以配申而曰維申及甫也鄭箋則以此詩陳事先後相承末章曰以伐崇庸不言崇罪則罪狀於此見之卽不獲是也二國謂紂與崇侯虎也乎王天命未艾黍離列於國風春秋周鄭交惡君子謂之二國况紂爲亾國之君故與崇侯虎同稱二國也五章云密人不恭侵阮徂共說文王之伐四國謂四國違義見伐則是與紂同謀故知四國爲密阮徂共也二國四國彼此異文者猶彼有遺秉此有潛穗作者便文無他義也耆老也人皆惡已之老故毛傳以耆爲惡也鄭箋以憎已爲惡故耆不爲惡而屬老也須待也天以二國雖惡猶待其悔改而閒暇優

緩未卽憎惡至老猶不變改上天始憎惡之其所用爲惡者正謂暴虐之政漸更益大也赤命云崇業首則爲惡久矣天氣清虛本無首目而云西顧者作者假爲與奪之勢託而言之耳見此文王之德維與之居處也

程子曰此泛言天祐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天維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以王天下頌云者定爾功毛氏傳云耆致也

集註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旣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國苟上帝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太王爲居宅也

羅氏曰此言天之所以興周者也二國者密人崇侯也崇密爲虐政可爲不獲矣而傳乃以殷夏豈其然耶維此四國者皆爰度此言天以四方君侯付之周王而究度之故下又云乃眷西顧言其卒與周也何得以是克四國乎按馬遷言文王征伐之數甚備孰有所謂徂者顧亦何嘗伐阮共哉昔楚人之滅江泰伯爲之降服出次大夫諫之泰伯曰同盟之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矣故君子曰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欲度其秦穆之謂乎

卮言曰此章毛鄭之傳奧而稍涉於鑿程朱之傳顯而稍變其文以與宅爲太王事此不易之論也而羅氏以二國爲崇密庶幾得之然所謂四國者亦恐非四方之國也

一章曰作之屏之其藩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柵啓之辟之其櫪

其楛攘之剔之其廩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
固

廬陵歐氏曰此章本周作宅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皆共
刊除樹木而營理邑居

集註此章言太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皆山林險阻無
人之境而近於昆夷太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
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爲之立賢
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首八句人事也後四句天命也蓄翳則因其
死斃而拔去之濯樹則因其叢列而修治之檉楛凡木則芟之
廩柘美材則攘剔之蓋順理而爲之舉此開闢林木一事言之
則餘可知矣

廬陵彭氏曰太王之興從之者如歸市非人之所能爲也必有
主宰之者詩人託辭以爲帝遷之

三章曰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
集註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
於是旣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太伯王季
之時而已定矣

詩頌高山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

孔疏禹貢雍州云荆岐旣旅是岐屬雍州也繡之篇說太王遷
於周原闕官言太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
文王以百里而太王居岐矣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

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別名漢書地理志扶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是也或作杜陽者誤也

又綿詩疏曰鄭韓奕箋云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書傳注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冬當夏陽西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也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太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亾所以避諸夏而入戎狄也太王爲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將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過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王制稱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故曰無曠土無遊民而公劉太王得擇地而遷又無天子之命諸侯得舉國擅徙者王制所云平世大法法不預定世有盛衰王制既亂威不肅下迫逐良善無所控告戎狄南侵莫不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以權宜避之以其政亂故有空土公劉太王得擇地而遷焉且古者有附庸閑田或可先是閑處也既往遷之人居成國後有明王因而聽之也

孟子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

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人也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士公隱太王豈父而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

史記曰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將以我故戰

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

徐廣曰岐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皇由

謚云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邠人舉國扶老攜幼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

旁國聞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郭室屋而邑別居之

徐廣

曰分別而為邑落也作五官有司

鄭玄曰此殷時制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禮記曰天子之五官

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土司寇典司五眾鄭玄曰此殷時制

莊子曰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其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

淮南詮言訓曰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

吳越春秋曰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廓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孔叢子曰申祥問子思曰周人追王太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太王太王召耆老而問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太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太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亾民也耆老曰君不為宗廟乎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也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聞民之東修奔

而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二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雖同追王亦不可乎

紀年殷武乙元年壬寅邠遷於岐周三年甲辰命周公亶父賜以

岐邑

朱子語類橫渠云商之中世都棄了西方之地不管他所以戎狄復進入中國太王遷於岐然岐下也只是個荒涼之地太王自去立個家計如此

羅氏註曰古有岐伯至古公避狄遷岐之陽今鳳翔岐山縣西北有岐城故趾後魏為岐周以山之岐而名文王初為岐侯在郃西北不百里而豳又在岐西北四百南有周原而乾之永壽亦為豳地故傳謂自稷至武五遷不出所封縣道記隴州吳山縣東四十

五卽岐山縣西南界有一故城彼人謂之文王城寰宇記考文王都豐不合於此有城疑是漢杜陽縣又岐山縣東十九有杜陽縣內亦有杜陽故城二縣漢志注杜水南入漕卽普潤界文王城近之

又曰黃帝臣有周昌有周任周國久矣預謂扶風雍東北有周城蓋卽周原岐之小地名太王遷之在美陽南故說文謂文王封岐在美陽中水鄉而漢志謂美陽西北中水鄉周太王邑

太王翦商

魯頌閟宮曰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鄭箋翦斷也太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

集註太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

南豐曾氏曰太王蓋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基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寢盛之由故曰肇基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殆因肇王迹之語而言之過耳

朱子曰舊嘗見橫渠詩傳中說周至太王辟國已甚大其所據有之地皆是中國與夷狄夾界所空不耕之地今亦不復見此書矣意者周之興與元魏相似初自極北起大漸漸強大到得後來中原無主遂被他取了

又曰太王翦商武王所言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是其事素定矣橫渠亦言周之於商有不臣商之義蓋自其祖宗遷

幽遷郃皆其僻遠自居非商之封土也

又或問周受命如何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然觀周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赴自有不可已又問太王翦商左氏云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莫是此意曰此事難明太王居於夷狄之邦強大已久商之政令亦未必行於周大要天下公器所謂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亾使紂無道大王取之何害今必言太王不取則是武王爲亂臣賊子若文王之事則分明是盛德過人處孔子於泰伯亦云至德

又陳仲亨說至德引前所論者爲疑曰文王也不是不做這事但他更做得雍容和緩不似武王樣暴泰伯則是不做的若是泰伯當紂時也只是爲諸侯太王翦商自是他周人恁地說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太伯不從不知不從甚麼事東坡言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只是不管他此說也好但文不是無思量觀他戡黎代崇之類時也顯然是在經營

又曰公劉時得一土做得盛到太王被狄人苦楚時又衰了太王又旋來那岐山下做得家計但岐山下却亦是商經理不到處亦是空地當時却也只是一片荒涼之地所以他去那裏輯理起來又伯豐問集註云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恐魯頌之說只是推本之辭今雖據以爲說可否曰詩中分明如此說又問如此則太王爲有心於圖商也曰此是難說書亦云太王肇基王迹又問太王方爲狄人所侵不得已而遷岐當時國勢甚弱如何便有意於取天下曰觀其初遷底規模便自不同規模才立便張大如文王代崇

伐密氣象亦可見然文王猶服事商所以爲至德又曰泰伯之心卽伯夷叩馬之心太王之心卽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竝行而不相悖然聖人稱泰伯爲至德謂武王爲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其間不無些子高下若如蘇氏用三五百字罵武王非聖人則非矣

楊氏慎曰胡庭芳曰愚讀詩至太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何以言之太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太王不但不出之於口亦決不萌之於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綿洪豈有一毫覬覦之心哉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蠻是太王固已

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余謂此言是矣但未知詩之字誤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戩作翦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太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亦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戩之爲戩則紛紛之說自可息若作翦雖滄海之辦不能洗千古之惑矣曾謂古公直父之賢君而蓄后羿寒浞之禍心乎

卮言曰愚讀詩至於太王實始翦商而知武王之心卽太王之心也太王之心豈欲遽代商哉爲有天命也太王之心豈欲遽受命哉爲有文王也太伯之賢而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則太王

之心見矣太王之避狄遷岐也自西徂東由外入內居岐山之下
 擅周原之美而從之者如歸市昆夷不敢爭是地利人和兩得也
 且其創制立國規模弘遠已有興王氣象而況重以王季文王之
 聖乎太王之心豈不知周之興哉商書曰天難謀命靡常古之人
 固以興亡為常事耳周興而商滅矣是興周者太王之心而滅商
 者有周之勢也故詩曰實始翦商書曰肇基王迹皆以周興殷亡
 始於太王以是歸美焉孔疏曰太王無王命而遷岐為是空地也
 竹書曰帝乙元年邠遷於岐周二年命周公賈父賜以岐邑夫遷
 而後賜之亦不得為受命而遷矣國語景王使詹桓伯責晉曰我
 自夏王之代以后稷之功故受魏邠芮岐畢為吾西土諸書皆以
 邠幽岐程相距百里五遷不出所封則亦不必先命而後賜也竹
 書不可盡信路史又云岐周皆古國是疑太王亦有代易而
 云者又於太伯之讓見之夫子曰泰伯至德也三以天下讓民無
 得而稱焉太王有王天下之心故傳至王季而有征伐之事太王
 非有天下之心泰伯其何讓焉翦商之說舊矣楊慎引說文以為
 戩商其說甚奇其義符於竹書然以若用翦商便是太王蓄昇浞
 之心此又不然商政漸衰天命將改之王世修其德發政施仁柔
 遠人懷諸侯攘夷安夏雖若代天子行事者而實以自為善耳康
 誥曰惟命不于常太學曰道善則得之孟子曰苟為善後世子孫
 必有王者興是也太王其知之矣滕於斯時叢爾小國而介於齊
 楚曹宋之間孰與之士可以為遷徙計而孟氏且云況古之諸侯
 惟德是與而太王又以避狄東遷乎太王度殷事已去又知其後

世之必王建業岐陽以待天命豈爲預蓄禍心哉大王王季文王以諸侯東遷故興平王敬王以天子東遷故衰然則自西徂東者固翦商之漸也文王之世可以伐紂矣而以服事殷寧非泰伯之心乎而伐密伐崇亦太王王季之緒也武王之世時既至矣遂於周伐商寧非太王之心乎而大勳未集亦文王之緒也此周家累世賢聖故君臣父子之道益明夫子友王季而孝武王及論至德則言泰伯文王而不及太王王季武王也大儒朱子之論且著於前矣予益述而明之

王季名歷太王之第三子也

詩皇矣三章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集註泰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太王沒而國傳於王季然以泰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既受太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於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豐城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泰伯讓王季之日泰伯讓焉而無迹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業之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業之所由成也泰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爲而不爲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泰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

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詩人所以再三歎詠於王季也

孔疏鄭箋云作爲也天爲邦謂興周國也對配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周至文王乃興而云自泰伯王季者由泰伯讓於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興國生君在泰伯之時也慶美也太伯以讓爲功美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後世稱之亦其德也論語稱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此言後世稱之者孔子欲深賢泰伯恨世人不知非是舉世皆不知也

皇矣四章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貌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於孫子

集註度能度物制義也猶當作莫謂其莫然清淨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順慈和偏服也比上下相親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能度義理又清淨其德音使無非間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旣受上帝之福而延及於子孫也論語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集註曰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是爲文王

朱子或問曰泰伯王欲立賢子聖孫爲道足以濟天下而非以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益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或問曰讓之爲德旣美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所讓大矣又能隱晦其迹則其讓也非有爲名之累矣

朱子語類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人都下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個字公更仔細去看這一句然有意思義剛言夫子稱泰伯以至德稱文王亦以至德武王則曰未盡善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爲至德若以泰伯比文王則泰伯爲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比泰伯已是不得全這一心了曰是如此義剛又言泰伯若居武王時牧野之師也自不容已蓋天命人心到這裏無轉側處了曰却怕泰伯不肯恁地做聖人之制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雖是說他心只一般然也有做得不同處范益之問文王如何曰似文王也自不肯恁地做了縱使文王做時也須做得較詳緩武王做得大故粗暴

又問泰伯之讓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抑知太王欲傳之季歷而讓之乎曰泰伯之德却不是如此只見太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不得此便掉了去左傳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卽是不從太王翦商事耳泰伯旣去其勢只傳之季歷而季歷傳之文王泰伯初來意思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是相成就處看周內言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齊皆是一般所

見不欲去圖商

又問泰伯知太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聖子故讓去曰泰伯惟是不要太王有天下或問太王有翦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翦商又問恐詩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看左氏曰泰伯不從是以不嗣這甚分明這事也難說他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是與稱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底道理太王湯武是弔民伐罪爲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實只是一般

又吳伯英問泰伯知太王次季歷故斷髮文身逃之荆蠻示不復用固足以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曰到此却顧卹不得

父子君臣一也太王見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翦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於泰伯則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也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亦可見矣或曰斷髮文身乃仲雍也泰伯則端委以治吳然吳之子孫皆仲雍之後泰伯蓋無後也

又問泰伯事曰這事便是難若論有德者興無德者亾則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王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且要守得這箇看聖人反覆歎詠泰伯及文王事而於武又曰未盡善皆是微意

又曰泰伯所引其心卽夷齊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不是說遜國事自是說夷齊諫武王不信便休無甚利害若泰伯不從翦

商之志却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非說遜國事也集註說亦未分曉爾

又問泰伯與夷齊心同而謂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何也曰夷齊處君臣問道不合則去泰伯則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其書謂太王有疾泰伯採藥不邁疑此時去又問三以天下讓程言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不知是
否曰據前輩說亦難考他當時或有此三節亦未可知但古人辭讓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讓

史記曰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泰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亾如荆蠻斷髮文身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脩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

符子曰泰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傳曰太王欲以一國之事屬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乃去其國

論衡曰太王賣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泰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復字之季泰伯豈覺悟以避之哉

論衡又曰泰伯見王季有聖子知太王意欲立之乃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泰伯還王季避主泰伯再遜王季不聽三遜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

主王季乃權受之

古今樂錄曰泰伯與虞仲俱去被髮文身變形託爲王采藥及聞古公卒乃還發喪哭於門外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於是季歷謂泰伯長當立伯曰吾生不供養死不合飯哭不臨喪猶不孝之子也何得繼父斷髮文身則刑餘之人也戎狄之民也三者不除何得爲君委而去之

吳越春秋曰古公三子長曰泰伯次曰仲雍一名吳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妻太任氏生子昌昌有聖瑞古公知昌聖欲傳位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固更名曰季歷泰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尹曰古公病二人託名采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

史通曰論語泰伯可謂至德也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按呂氏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將立其父泰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強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殂泰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推讓歷昆泰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毀茲玉體從彼披髮者本以外絕嫌疑內釋猜忌譬鷄自斷其尾則獲免於人犧者焉又按春秋晉士蔿知申生之將廢也曰爲吳泰伯猶有令名斯則泰伯申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泰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爲福斯則當矣如云可謂至德

者母乃謬爲其譽乎其疑一也

孫盛三讓論曰鄭玄以託采藥而行不與發喪披髮文身爲三者之美隱蔽不著而王肅則以謂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玄既失肅亦未爲得也如玄所云天下共見何云隱而未著且逃去與不發喪本止一事而斷髮文身與左氏明文不合子言三以天下讓如季札子臧之倫者

羅氏論曰古公之時周家之業蓋已形矣其所以當得之者泰伯也乃不受而三辭之其不受也非爲名也非爲其弟也以天下以天下故豈其心之有是哉心無是是故天下莫之知天下莫之知何從而稱之哉范曄亦言泰伯伯夷未始有讓若許由者能逃天下而不能逃名迹不泯也鄉使泰伯遷延退避不能堅決則民

得而稱之矣豈至德邪文王者天之所命也伯惟知此是故致剛不屑夫以君之元子而棄宗國以逃形身本中夏而冒先王之禁以從狄安行獨復又曷嘗以讓爲美而爲之哉三讓之說亦惟見至隱而知周之所以得天下之本云爾太史公云伯知古公欲立季歷亾之荆蠻斷髮文身何嘗見其三讓如所謂南向讓天下者三哉按王克書論衡古公三子其季曰歷季歷生昌在祿瑞見

古公曰吾世當有興者其不在昌乎泰伯知之乃去之吳夫泰伯蓋知天命之在昌不去則惑惑且亂是故翩然有不俟駕此其去之爲天下者明也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此憲之所以爲讓太子也若齊景公墓其君兄之位雖有千駟死之日曾何足爲稱哉秦王世民功既高矣而建成元吉猶不之寤卒以自斃則知爲已

而已矣又安知爲

天又安能以天下哉泰伯可謂至德矣

又曰貞父云自竄荆吳以讓季歷也讓季歷者以有昌也所貴昌者以有發也伯見季歷仁人者文武又聖知天意方啓周室故默焉而讓仁人者一讓聖人者二故云三以天下讓夫以爲知文武之聖當得之而後遜則武之牧野無是心也而况於泰伯乎

通志鄭氏論曰謹按王肅曰泰伯見王季生文王知天命之有在去而適吳太王沒而不反或言古公將卒謂季歷曰我死汝即推兩兄彼即辭汝有義而安矣古公卒季歷之吳召二兄相從而歸羣臣欲立之泰伯仲雍以先君之命不可復如荆蠻

金氏爍曰泰伯之賢不下於王季文王但以泰伯無子而季歷有聖子故太王之意欲改卜耳

金氏履祥曰按詩稱太王實始翦商不過爲周家代商之業自太

王始基之爾而傳遂謂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是以不嗣

不惟失觀詩意其失太王本意甚矣且當其時商受未作商未衰

也太王安得輒有異志况前日猶能棄國於狄人侵邠之時而今

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太王之心決不若是其悖也泰伯

採藥荆蠻人心歸之遂啓吳國夫一匹公子而足以有國况因周

邦之舊而爲之它日商周之際豈不足以有天下哉故曰以天下

讓也儀禮三讓謂之終讓然則三讓謂終以天下讓也羅氏謂泰

伯遜以與王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而終有天下故曰

三以天下讓蓋一遜王季二遜文王三遜武王也其說亦通

謝氏曰史記吳世家述泰伯無子與次弟仲雍見季歷生子有聖

瑞而太王亦欲立季歷以傳昌故偕避荆蠻採藥而一方人心歸之遂爲吳國夫以一匹公子而所在足以成國矧因邠岐舊邦以爲君豈不能如文武代商以有天下哉蓋謂一遜王季再遜文王三遜武王故曰三以天下讓也管見按泰伯之聖不下於文王但以伯無子而季有聖子太王改卜所以順天心泰伯密遜一以順天心一以順父心無一毫有爲而爲之心也至德之賢非夫子曷能表章之

殷王帝乙時受命爲伯

東漢書曰季歷伐西落鬼戎太丁時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王命季歷爲牧師自是而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

孔叢子曰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太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爲諸侯矣焉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

竹書武乙二十一年

壬戌

周公亶父薨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於畢

克之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

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穀馬十匹文丁二年

戊寅

周公季歷伐燕京

之戎敗績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爲牧師五年周作程邑七年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

沈註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為伯既而統諸塞庫

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執王季於塞庫羈文王於玉門王門鬱尼之情辭以作歌其傳

久矣

羅氏曰周書曰王季宅程世紀云王季徙於程在今咸陽故安陵

亦在岐南與畢陌接所謂畢程也孟子言文王卒於畢郢呂覽云

武王嘗窮於畢程

會編曰殷王祖甲二十八祀庚寅周古公亶父薨少子季歷嗣立殷

王帝乙元祀庚午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受王命為牧師周公季歷

伐始呼之戎伐翳徒之戎王賜之圭瓚秬鬯為侯伯七祀丙子周公

季歷薨在位四十六年壽一百歲

金氏履祥曰按世紀竹書載太下之世王季伐諸戎具有年數然

其所載太丁年紀與經世曆不同古書固有以事紀年者則

大紀太丁元祀命季歷為牧師正當帝乙之元祀而所謂命為侯

伯者據孔叢子亦帝乙命之爾

文王王季子事詳創業類

史記公季卒子昌立是為文王文王為西伯五十年文王事詳創業類

竹書殷文丁十二年周文王元年戊子有鳳集於岐山帝辛元年已亥命周

侯

二十一年諸侯朝周二十二年囚西伯於羑里二十九年釋西伯

歸於程三十五年西伯自程遷於豐

武王文王子事詳創業類

史記通志曰文王取於姒氏曰太姒生十子長伯邑考次武王發

次管叔鮮次周公旦發旦尤賢左右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
武王

竹書商帝辛四十一年巳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於
呂尚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經世以會經運之六經日之甲經月
之午經星之丁經辰之子庚午周文王沒武王即位

武王十三年代殷踐天子位

竹書周武王十二年辛卯勝殷十七年丙申陟冊府經世巳卯即天
子位七年乙酉崩

成王武王子

竹書元年丁酉三十七年癸酉四月陟鄭玄曰成王二十八年冊府四
十七年通志成王三十年通周公攝政為三十三年經世丙戌立

三十七年經辰之丑壬戌崩

康王成王子

竹書元年甲戌二十六年巳亥陟經世癸亥立二十六年經辰之寅戊
子崩

昭王康王子

竹書元年庚子十九年陟經世巳丑立五十一年經辰之辰巳卯崩
穆王昭王子

竹書元年巳未五十五年癸丑陟經世庚辰立五十五年經辰之午甲
戌崩

共王穆王子

竹書元年甲寅十二年乙丑陟經世乙亥立十二年内戌崩

懿王共王子

竹書元年丙寅二十五年庚寅陟經世丁亥立二十一年壬子崩

孝王共王弟

竹書元年辛卯九年陟經世壬子立五年丙寅崩

夷王懿王子

金氏曰史記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燹是為夷王然則夷王本未必立而立於諸侯之手故下堂而見之也

竹書元年庚寅十八年陟世紀十六年經世丁卯立十六年壬午崩

厲王夷王子

共和附一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之辭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蕤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杜註曰間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而蕤之亂宣王尚少召公虎取而長之效授也

孔疏曰共和之年官之政事皆決於二相宣王長而有志堪為人主二相乃致其官政於王也

史記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蕤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

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年表共和元年庚申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敘曰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謀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太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

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於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
是我或力政強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俊為會
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亂臣篡子滋起矣

韋昭國語註曰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凡十四
年而宣王立

竹書厲王十二年戊午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

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干王位今本云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二年大旱凡

年大旱二十六年大旱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

伯和歸其國遂大雨

沈註曰大旱既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卜於太陽兆曰厲王為

崇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

不怒逍遙得志於共山之首

魯連子曰衛州共城縣本周共城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

侯賢之厲王無道國人作亂王犇於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

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

而共伯復歸國於衛

司馬彪曰共伯和修行而好賢厲王之亂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

賢請立為天子共伯不聽弗獲免遂即王子位一十四年天下大

旱卜於太陽兆曰厲王為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歸還於宗逍遙

得意於共山之首

史記正義曰按史衛世家云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奔於彘共和

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美自殺衛人因葬釐

侯旁謚曰恭伯而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按此文共伯不得立而和立爲武公武公之卒立在共伯卒後年歲又不相當年表亦同明紀年及魯連子非也

經世癸未厲王立經辰之戊五十一年癸酉崩

經世書無共和事亦疎畧

路史曰嗟乎後世之士何其不能得古人之意而惟敏於爲妄邪

夷王崩厲王立無道三十有七年王流於彘共和十四年宣王立

石鼓作於是年司馬溫公歷年始於是歲

說者曰周室無君周公召公共和王政故號

之曰共和自史遷至溫公無異議也敢問所安曰予不敢以爲然也夫厲王之時周公召公非昔日之周召也周召二公時皆痿弱不足有爲至宣王時始有召穆公虎而周公則無聞焉豳民詩言仲山甫保宣王而立之說者遂執之以爲周公安矣夫仲山甫乃

史記之樊穆仲春秋之樊侯國語之樊仲山甫也後屬於齊樊之

與周異菜各邑奚可牽合漢杜欽云仲山甫異姓之臣也無親於

宣就封於濟其言明甚卽非周公之後予聞厲王之後有共伯和

者修行而好賢以德和民諸侯賢之入爲王官十有四年天旱廬

火歸還於宗道遙共山之首宣王乃立是以王子朝告於諸侯猶

曰厲王戾虐萬民弗忍流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

而後效官是宣王之前諸侯有釋位間於天子之事者矣然則所

謂共和者吾以爲政自共伯爾若曰周召共和吾弗信也

設以二公爲政

謂之和可曰共和者成語古無事亦書年無此法

雖然豳民有言天監有周生仲山甫王

躬是保必朝廷有故而後天子始保佑於山甫也繇此語之和之

卽王位果其篡者邪曰不然也臣之保君臣之常也襄王之出子

虎居守亦豈其篡也哉

王子虎周之居守者
正此類詳炎帝紀下

篡者後世小人下輩

豺狼梟獍反道敗德者事也和之賢也蓋千王政而非其得已也

向秀郭象援古之說以爲共和者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

共厲王之難諸侯立之宣王立乃廢立之不喜廢之不怒斯則得

其情矣

歐陽子論曰伊尹周公共和之臣攝矣
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此歐陽子之也

和之非篡顧亦有

知之者厲王之後武朝廷之故哉吾觀聖人之書王子虎卒而益

諦共和之不易也或曰夫子曷不發之曰是不揄伊尹之意爾見

仰而知後世之有殉覲攝而知後世之有篡人之特見豈俟於

著而後知邪是故不語力亂懼後世見者之不一也抑嘗語之力

亂不語此古者史氏之成法也下世之史不明乎聖人之意於履

常蹈正者率致其略而於淫亂之等必廣記而備言之若張騫之

遠使衛霍之鏖兵石虎濟昏隋煬之奢靡幽靈呂武羣后之汚穢

石顯楊素李林父之姦回卓布巢泚安祿山之階禍與夫莽丕懿

裕梁全忠之漸逼每切諄復惟恐或逸蓋以淫亂之事利與騁辭

而不知中人以下實衆而聞見之易于溺入也夫又安知聖人之

所慮哉

又註曰魯連子云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請立焉後歸於

國得意共山之首莊子及呂春秋言共伯得志於共首卽其人也

其國伯爵和其名耳故汲冢紀年及世紀云共伯和卽于王位而

史記亦謂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立故有大旱放之

諸書其事章著篡立者篡繼而立後世以竊奪爲篡者非矣按班

固人物表厲王後有共伯和孟康謂其人爲三公蓋周室無君和

以三公攝政惟其日久故有火旱之變耳十三州志云共伯後歸國逍遙得志於共山之首使其竊篡則宣王之立可能得志於共首哉共今衛之共城故漢之共縣隋曰共城有故共城在東北百步有共山傳謂主共頭者字一作邾乃漢高帝八年封廬龍師爲共侯國又非詩之共國與叔段邑也按寰宇記云厲王流彘諸侯請奉和行天子事十四年厲王崩共和使諸侯奉王子靖立爲宣爲王共伯復歸於國共山在縣北十里其事益明水經注云卽共和之故國共伯旣歸帝政逍遙共山之上山在國北故又曰共北山

卮言曰予嘗論周世而知古之尚德也非虛崇之而已蓋自有真焉夫天子有道則諸侯之德微猶之日照而星伏也天子無道則諸侯之德盛猶之月晦而火明也當其時小德大德小賢大賢若辯黑白而辯淄澠也穆侯巡遊不反諸侯固多賢君而徐偃之德爲最故諸侯相率歸之而偃以王厲王暴虐出奔諸侯亦多英辟而共和之德爲優故諸侯相與奉之而和以立由徐偃之事可以知共和之事矣史記曰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諸史從之而不信魯連紀年之說今觀羅氏所記博證群書其爲共伯無疑蓋是時國人能逐王獨不能立王乎國人旣立召公之家而殺其子矣又肯從召公之行政乎且政未有不出於一者厲王猶在也二相行政將復稟命乎將徇國人之廢王乎以何爲主而曰共和何以令天下長諸侯則共伯之攝周召爲之也周召權以定國共伯權以應變待太子之長而立之非西周之前曷見斯美哉雖不

早不火吾知其必復也孔氏正義又引衛世家釐侯之子共伯立
爲君其弟和殺而代之事在宣王末年以明紀年之非羅氏未之
辯也按衛世子共伯爲謚非爵也共伯和爲伯爵非衛侯也此自
二事文不相蒙而魯連以和爲歸國於衛者亦誤也或共伯去國
高棲而衛有其地武公襲其名耳穆王之反國也伐徐徐不忍鬪
其民走彭城山而民從之者萬家沒而稱之曰偃王厲王之死也
立宣共伯廢而不怒逍遙得志於共山然後知其德之爲真而人
不虛附也

宣王厲王子在位四十六年

元甲戌
至巳未

幽王宣王子

攜王

附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辭曰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
位攜王好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廓

杜註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曰也幽王后申姜生太子

宜曰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太子太子奔申申伯與鄭

及西戎伐周戰於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曰是爲平王

孔疏曰劉炫云如國語史記之文幽王止立伯服爲太子耳

虜褒姒必廢其子未立爲王而得呼爲攜王者或幽王死後褒

姒之黨立之爲王也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

爲太子與幽王俱死於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

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旣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

攜周二王竝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

帝三曆卷八
三十一
攜王按左傳攜王奸命舊說攜王為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
攜王伯服立為王積年諸侯始廢之而立平王其事或當然
史記曰幽王取申侯女為后生子宜臼為太子後得褒姒愛之生
子伯服遂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宜臼奔申申
侯怒與繒西戎大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虜褒姒盡取周賂而
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
竹書幽王十一年春正月申人鄭人及大戎入宗周弑王及鄭桓
公大戎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
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是為攜王二王並立平王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
通志幽王既死鄭武公晉文侯輔平王東遷號公立伯服是為攜
王攜王之立國人不順未經年而廢之

右西周十一世十二年

竹書曰武王伐殷歲在庚寅二十四年歲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
王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
午二百九十二年

通志曰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厲王四十年己未二百八十一年自
共和元年庚申至幽王十一年庚午七十一年共三百五十二年
為西周

楊氏慎曰周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五年然自武王滅殷至幽王二
百五十七年耳而昭王之時王道已微懿王之時王道遂衰昭王
南征不反厲王死於彘蓋此二百五十七年之間變故多矣東遷
以後不足言也夫莫盛於治而治日之少如此有國者其慎之

平王幽王太子毋申后初廢後幽王試諸侯共立之事詳繼統類在位五十一年元辛未終辛酉

太子洩父平王子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

桓王平王孫在位二十三年自辛酉三月至甲申三月

莊王桓王子在位十五年自甲申三月至己亥三月

釐王莊王子在位五年自庚子至甲辰

惠王釐王子在位二十五年元乙巳至己巳十二月

王子頹莊王子也惠王二年燕衛伐王王奔溫立子頹四年號鄭

殺子頹納王詳繼統于名二類

襄王惠王子在位三十三年元庚午至壬寅八月

王子帶襄王母弟也襄王十六年翟人入周王奔鄭居汜叔帶立

為王十七年晉文納王誅帶詳繼統于名類

頃王襄王子在位六年自壬寅八月至戊申二月

匡王頃王子在位六年自戊申二月至甲寅十月

定王匡王弟在位二十一年自甲寅十月至乙亥十一月

簡王定王子在位十四年自乙亥十一月至己丑九月

靈王簡王子在位二十七年自己丑十月至丙辰十二月

景王靈王子在位二十五年自丁巳正月至辛巳四月

悼王猛景王長子景王后太子聖而蚤卒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

國人立長子猛是為悼王凡三月自七月至十月

王子朝景王少子悼王立子朝作亂攻殺悼王尹氏立子朝晉人

攻子朝而立景王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狄泉曰東王四年晉入敬王於王子朝

奔楚詳繼統于名類

敬王景王子在位四十四年 元壬午

敬王三十九年魯西守獲麟春秋絕筆四十一年孔子卒

元王敬王子在位七年 元丙寅

貞定王 史記云定王 元王子在位二十八年 元癸酉

史記曰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崩定王介立

世本曰貞王介崩元王赤立 皇甫謐曰貞定王元癸亥十年壬申崩元王元癸酉庚子崩

皇甫謐曰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晉滅智伯二十八年崩三子爭立

立應為貞定王

索隱曰考據一文則是原有兩名一名仁一名赤如史記則元王

為定王父定王即貞王也依世本則元王為貞王子必有一乖誤

然此定當為貞字誤耳豈周家有兩定王代數又非遠乎皇甫見

此疑而不決遂彌縫史記世本之錯謬因謂為貞定王末為

襄王貞定王長子在位三月弟叔襲殺之而自立是為思王

思王哀王弟在位五月少弟嵬攻殺之而自立是為考王

考王思王弟在位十五年 元辛丑

考王元年封其弟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是為西周桓公

威烈王考王子在位二十四年 元丙辰

安王考王子在位二十六年 元庚辰

烈王安王子在位七年 元丙午

顯王烈王弟在位四十八年 元癸丑

慎靚王顯王子在位六年 元辛丑

赧王慎靚王子在位五十九年為秦所滅 元丁未至乙巳

史記曰赧王五十九年乙巳秦伐韓趙赧王恐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而歸赧王於周是歲卒周民不樂屬秦亡歸東周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愚狐之聚

索隱曰西周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惠公立長子曰西周公又封少子於鞏仍襲父號曰東周惠公於是又稱東西周也

東周君貞定王玄孫後西周七年而滅於秦

南宮氏曰周自武王至東周君滅而周始亡於秦斯實錄也

劉氏曰舊本仍司馬公之書自赧入秦之後卽以秦昭襄承周統爲秦紀剡已遵朱子綱目正之矣今復得南宮氏之論而雙湖胡氏取爲確論今復正之以東周君紀年云

通鑑曰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王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遂不祀

史記索隱述贊曰后稷居邠太王作周丹開雀錄火降烏流三分既有八百不謀蒼兕誓衆曰魚入舟太師抱樂箕子拘囚成康之日政簡刑措南巡不還西服莫附共和之後王室多故屢弧與誑龍漦作蠹頽帶挂禍實傾周祚

竹書西周二百九十二年東周五百十五年合八百七年

經世周自武王克殷巳卯歲至赧王滅乙巳

金氏曰按周自后稷於帝堯八十一載甲子歲受封於邠至商紂三十二祀戊寅傳二十餘世歷一千一百五十有五年自武王十

有三年巳卯克商有天下至東周君七年壬子國亡凡三十八主
歷八百七十有四年

司馬公曰周自平王東遷日以衰微至於戰國又分而爲二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強國之大夫然天下猶尊而事之以爲共主守文武之宗祧綿綿然而不絕其故何哉植本固而發源探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爲本仁以爲源自后稷以來至於文武成康其講禮也備矣其施仁也深矣民習於耳目浹於骨髓雖後世微弱其民將有陵慢之心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爲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邑處于七暴國之間一日不可存況於數十年乎

胡氏曰西都自涇舟膠楚澤下堂而見諸侯綱常陵遲已爲春秋之漸東都自春秋巳來弱不可言猶幸五伯挾天子以令諸侯尚寄空名於天下然繡葛倒懸已爲戰國之漸戰國首命韓趙魏爲諸侯綱常之道盡矣於是七雄競強蘇秦張儀肆從橫之術從者猶知合六國以抗秦橫者其於事秦而不恥事秦者固不知有周抗秦者不過自爲亦豈復知有周哉而周亡亦無一能倡大義於天下僅有魯仲連義不帝秦負當時高士重名使當時之士有如三老董公之遮說當時之時有如漢王三軍縞素爲赧王與東周君發喪爲天下誅無道秦名其爲賊敵乃可服齊桓晉文之事寧不可復見於今日何計不出此顧乃區區欲與秦鬪知角力卒之賓服恐後以待滅亡之不暇可爲痛哭也哉又嘗合三伐論之三代之主有天下一千九百六十九年何聖賢之君無幾夏有禹啓

少康商有成湯太甲太戊盤庚武丁周有武王成王康王宣王外
無聞焉然後之言治者以三代爲稱首巍巍皇皇卓冠千古而萬
及者禹湯文武以皇王之道立經陳紀創法定制其允卓卓然者
如井田封建學校兵師之要靡不備具而又固結之以仁維持之
以禮端洪源自足與天無極故其後世子孫非有剛惡如桀紂幽
厲之暴非有柔惡如王赧之衰皆足以世守而勿失也豈偶然哉
通志曰右周之世起武王元年己卯或曰戊寅至赧王五十九年
乙巳三十一世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而亡三百五十二年爲
西周五百十五年爲東周也又按四百年在春秋前二百四十二
年在春秋內二百五十年在春秋後



